

虽然我们开展手机讲真相项目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同修都有很多的感受。而这个过程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很多时候讲真相的效果就象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我修炼中的不足，让我很快看到自己离法对我要求的差距，因为要与对方沟通、产生互动，世人反馈过来的信息直接，迅速；特别是手机短信群发在中国大陆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在相当的程度上还受着人间这层理的制约。每当讲真相效果不好时，只要我从法理上悟到了，或者是心性上提高上来了，师父马上给我展现法的威力，常人这层理也就不起作用，世人也能有好的表现，立刻就是信在先，悟在先，见在后。这个过程也让我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我们所有的提高都是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也越来越认识到，手机它的短信功能、它的语音功能、它的远距离通讯功能其实就是为了今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存在的。

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我人心的大暴露，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证实自己。由于在某些项目上比同修先走一步，有了一点经验，有时在与同修的交流当中，不知不觉显示心，欢喜心，好大喜功等很多心都暴露无遗，虽然现在它们常常还能表现出来，但是我已经有了非常强的修的意识了，有时刚冒头，我马上抓住它警醒自己说：“你又想证实自己”，我相信这个过程也是我从人走向神的过程。

### 结束语

“十年正法，乾坤再造，救度无量众生于坏灭，开创无量穹圆容不灭之法理，之无量智慧。”（《大法之福》）其中包含着师父多少心血，多少承受，这不是宇宙中任何生命能够想象的了的。十年正法，万物更新，大法的弟子的威德光耀寰宇，惊天地，泣鬼神，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同修们，让我们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机缘，将自己修的更纯净，救度更多的众生，向师父汇报我们的好消息。

向尊敬的师父合十！

向各位同修合十！

#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十三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二）

信师信法才会柳暗花明 .....	2
修好自己 证实法救众生 .....	5
心性在制作及编辑资料中升华 .....	18
学员证实法的点滴体悟 .....	24
解体迫害 从心做起 .....	32
利用手机讲真相的心路历程 .....	39

## 信师信法才会柳暗花明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是呀，我确实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丈夫着想。在他碰到困难、遇到挫折时，没有去帮助他体贴他，而是把他的话一概的当成是对自己的干扰，怕影响了自己的修炼和提高。其实，这不是很自私的吗？当然，多参加集体学法是很好，可是也不能为了学法而学法……。第二天一大早，我向丈夫赔礼道歉，承认没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尽到一个做妻子的义务。他听后很感动，当天下午就回家来了。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们夫妻言归于好。此后，丈夫的变化很大，再也不阻拦我出去学法、做三件事。并且还开车帮我去山村发真相资料，还向他单位同事讲大法好。——本文作者

我得法修炼已十多年了，现把我近年来在修炼中两件深有感触的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威力，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切磋，以便共同提高、整体升华。

### 一、平衡好家庭关系才能做好三件事

众所周知，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开设在常人社会之中，师父给我们安排了这样的修炼方式。我们要想做好三件事，首先就得开创一个良好的、宽松的家庭修炼环境，才能有立脚之地，只有平衡好家庭关系，才能平稳的做好三件事。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邪党刚开始打压迫害大法弟子时，我也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经常承受着社会和家庭中的双重魔难。那时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入，还不知道怎样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总是被动的、无可奈何承受着丈夫无端的打骂，还时常用常人心和他去争辩、去护法，时常用冷落的态度对待他，致使夫妻关系不太融洽，使他对法产生了负面影响。

就在邪党举办奥运会的前夕，当地邪恶气焰嚣张，大造

退缩，我只有正念去对待这个魔难，师父才能帮我，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拿起电话回拨过去，讲了二十分钟左右，对方退了，他是一个预备党员。接下来每打完一个电话，我觉的自己那些不好的东西就在解体一份，那个怕心也越来越弱，到最后，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的那个痛苦好象是一场梦，离我太遥远了。结果那天晚上拨打的电话中，除了有一个表示会自己退外，其余的都作了三退。我知道那是师父在呵护我，鼓励我，也替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 三、语音电话

除了直接用电话讲真相外，我们还开展了语音电话项目。语音电话在户外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环境限制，比人工电话安全性更强，同时它简单、方便的特性也能使更多的学员参与进来。所以除了利用其讲真相劝退外，我们还利用语音电话针对“六一零”、公检法机关、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特殊部门人员讲真相。但是语音电话很容易受接听人员的制约（挂机），所以对我们打电话的同修在心性上的要求更高。

最初刚拿到语音电话的时候，我很高兴，觉的这下好了，要说什么先录下来，只用按一些按键就行了，既简单又安全，还不用动脑筋。结果第一次出去打，三分钟左右的录音对方没有一个听完的。回家后认为这个内容一开始就讲退党，起点太高把人家吓住了。然后与同修切磋，更改语音内容。先把口气缓和一些，慢慢往高讲。从新录制后与同修一起再打。开始，连续拨通了两、三个电话，都没有听完，一听到《九评》那儿就挂机了。我这才意识到其中有我的原因，马上与同修一起发正念，除了清除干扰外，我对着有缘接听我电话的世人发出强大的一念：“你们一定要听啊，这可是救命的！”现在我觉的那一念好象是带着我所有的慈悲，因为随着那一念的发出，我的眼睛都潮湿了。

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马上，奇迹出现了，下一个听电话的人将五分多钟的录音全部听完了，他虽然没入过邪党组织，但他答应会劝亲友退，并且当时就说了“法轮大法好！”，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接下来除了有一个退队的人是我直接与他沟通外（我没放录音），其余的人记得几乎都听完了录音，即使没有当场退的，大多数表现也比较正面或愿意自己退。

产党五十多年的暴政，使我们八千万同胞死于非命，善恶有报，现在天要灭它。请问您入过团吗？”“没有”“红领巾您带过吗？”“红领巾带过。”“您退出来吧，我跟您起个名叫彩虹？”“好，谢谢！”“祝您平安，再见。”“再见。”挂断电话，不知为什么我的泪水流了下来，虽然这个通话不过两、三分钟，她的话加起来没有几个字，但是她的那种平静与坚定，让我仿佛觉的他的亲人就死在恶党的暴政之下，在她的生命中，一直等待着善恶有报的那一天，她也坚信会有那一天的到来。我对同修甲说，“我太感慨了！”再往下，同修甲拨打的一个回电中，接听的居然还是那位老妈妈，她说：“我刚才已经退了。”真是太让我感叹了，她的第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还没来的及回她，她换了一个电话又打。我想起师父说的：“还有很多中国大陆民众要退党找不着办法去退、找不到人去退”（《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的心沉甸甸的，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啊！

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执著的过程，平时许多意识到、意识不到的人心，都可能会在其中暴露出来，特别是在大的考验面前。最难忘的一次：那是我那晚拨打的第二个电话，一个中年男子的口音。在我讲话的过程中，他好象基本都在沉默着，我给他讲了我的短信，讲了藏字石，讲了退党大潮，还没来得及讲《九评》，他打断我的话，说了句：

“我是北京公安局的，你刚才的话已被录音了，就这样。”

“啪”挂了电话。那一刻，我的怕心，求安逸心，对亲情的执著，对遭受迫害的恐惧一下子都涌了上来，当时，我觉的自己好象快要承受不了这份痛苦了。以前，我也遇到过说给我录音的、报警的，或自称是公安局的人，我都闯过来了，都不象这次这样，这么让我动心。我发出一念：“求师父。”然后发正念清理邪恶，让他的录音失效，但我觉的我的正念很弱，我不知起不起作用。

就在这个痛苦中，我的手机又响了，又有一个电话回来。“要不要继续打？”我问自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这么好得救的机缘的，我要是不打，这个生命将可能会失去一切，他的背后还有与他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无量众生。铃声断断续续响了好几次了，怎么办？满天的佛、道、神都在看着我的选择，还有师父期待的目光，我走过太多的弯路，是师父的洪大慈悲使我还能继续在大法中修炼，我不想再有半点

声势。一天下午，丈夫从乡镇下班回来，一进门就一反常态表情严肃的对我说，他的车因证件不全被扣去了，他心情不好，并告诉我说外面很乱，劝我当晚就不要再出去了，还说他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他对我叮嘱好几遍后就走了。当时我把他的叮嘱全当成是对我的干扰，因此，我仍然按自己的安排去学法。与往常一样，十点左右我才从学法点上回来，可谁知刚进家门就被坐在客厅里的丈夫给骂上了。只见他气不打一处来，越骂越凶。显然是因为我没听他的话，我行我素而激怒了他。我马上到卧室去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灵。可是一点儿也不管用，他照样骂。我只好走出来劝他不要骂人，可他不但听反而一下窜到我身边对着我一阵拳打脚踢。边打边骂我没有一点儿人情味儿，说打死我算了。我当时情急之下没有了任何办法，只好开门而逃。

我一口气跑到了楼下，无目地的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邻居家的两只狗突然从旁边窜出来朝着我大叫。我怕让邻居看到影响不好，赶紧又回到楼梯上坐下开始想办法。当时又没有带钥匙，身上只穿着毛衣和拖鞋，能去哪儿呢？如果离家出走更会激化矛盾，让周围的世人及亲朋好友知道，会给法带来负面影响。决不能因自己一时冲动，将事闹大。再说这事也不能全怨他，一定是自己哪儿有漏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操控丈夫对我大打出手。但一时又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敲门回家。他开门后还是大骂：“你死外头算了，又回来干什么？我已经不需要你了，你不走我走！”边说边穿上衣服摔门而去。

他走后我独自一人心烦意乱，无法入睡。发完十二点正念后，坐在床上开始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七》〈二零零六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使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心想：师父的这段法不就是说的我吗？师父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炼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是呀，我确实象师父说的只知道学法炼

功重要，而忽视了与家人平衡好关系这一点。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丈夫着想。在他碰到困难、遇到挫折时，没有去帮助他体贴他，而是把他的话一概的当成是对自己的干扰去发正念铲除，怕影响了自己的修炼和提高。其实，这不是很自私的吗？这能符合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法理吗？当然，多参加集体学法是很好，可是也不能为了学法而学法，光学法不实修、不提高心性，达不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境界能救度的了世人吗？自己的家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救度其他众生。

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与常人发生矛盾，百分之百是大法弟子的错，一定的。常人是我们要救的人，我们怎么能与他们搞矛盾呢？想到这里后，自己满肚子的委屈一下子云消雾散，泪水情不自禁的流下来。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也感谢丈夫又一次帮我提高了心性。此时此刻，真正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挨了打还要谢谢人家的法的博大内涵。自己找到了执著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拿起手机心平气和的向丈夫赔礼道歉，承认自己做的不好，没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尽到一个做妻子的义务。他听后很感动，当天下午就回家来了。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们夫妻言归于好。

从此以后，丈夫的变化很大，再也不阻拦我出去学法、做三件事。并且还开车帮我去山村发真相资料。还向他单位同事讲大法好，使他同事的老伴因此得了法。前些日子，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我丈夫知道后亲自去劝说那位被关押同修的家人去看所要人，并亲自打电话托朋友救那位同修，加上我们在家的同修们发正念加持，终于把那位同修营救了出来。

我丈夫的觉醒，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现在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工作顺心如意，我们的家庭和和睦睦，全家人都支持我做好三件事。

## 二、信师信法放下生死才能柳暗花明

近期看到许多老年同修长期处在病魔之中，苦苦的挣扎着不能自拔很是着急。下面我把自己近几年中几次正念闯过病业关的切身体会写出来，给仍处在病魔中的同修作以借鉴，希望被病魔缠身的同修，赶快放下人心，正念对待一切假相，彻底解体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坚定的走师父安排的路。

一个电话时，我觉的自己声音都变了，一种莫名的紧张，每打完一个电话，我俩都要互相总结，找出不足。记得当时两个多小时，劝退了七、八个人，其他没有当时退的，也表示了愿意自己退，或是认同了“法轮大法好”，我知道那是师父在帮我们。终于，我们迈出了电话讲真相的第一步。

电话讲真相的对象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时效果好，能劝退一、二十人，效果不好时一个也没退的，真是让我们尝遍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其中既有对众生觉悟的欣喜，又有对顽固不悟者的沮丧，更有对我们放下生死的考验。每一次打完电话回家，都有令我无法忘却的感受。

一次，好象是一个青年男子接的电话。我跟他谈了天灾人祸，谈了共产党的邪恶，谈了退党大潮，我觉的他听的挺好的，突然他把电话挂了。我又把电话打过去，他说：“我现在有事。”要挂电话，我赶紧说：“对不起，耽误你几分钟，请问你入过团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跟我有关系，是跟你有关系。”“啪”对方挂机了。我很难过，马上找自己：也许他真的是有事，或旁边有人不便继续打这个电话；我说这事跟我没关系，跟他有关系一定伤害了他。那天我们的手机很忙，电话铃声不断，我在不断的回打电话中一直惦记着那个挂断的电话，一个多小时后，我查看回来的短信中居然有他的号码，我非常高兴，我马上拨通他电话：“对不起，刚才我不对，我觉的我们很有缘份，我真的很想让你逃过将来的大难。我想说的是，这件事不是与你有关，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真的是退出来才能保命的……。”当时我非常相信他一定都听进去了，想不到“啪”他又挂机了，我很沮丧，稳了稳神，鼓足勇气又拨通电话，马上，那边传来他的声音：“对不起，刚才我手机没电了。”我放心了。接着他告诉我，他不是党员，但入过团，愿意退出来，也愿意回头劝自己的家人退。最后，还高兴的说：“谢谢，谢谢。”挂断电话，我太感慨了。我感谢师父给他得救的机会，也想，前世一定与他有什么缘份。

还有一次与同修甲一起，听声音接电话的是一位年纪大的老妈妈。我首先问她，“我的短信您看明白了吧？”她说：“看明白了。”她的声音让我震惊——短短四个字，平静中透着坚定。当时人的直觉告诉我，就她这一句话，我让她退，她一定会退，但我还是想和她多讲几句。我说：“共

是有许多人心观念障碍在那里，迟迟迈不出那一步。一次，一张卡已经发很长时间了，我估计话费快用完了便查询一下，只剩两元多钱，又继续发了两百多条信息，再查，还是那么多钱，而当时有一个反馈的电话，已经响过很多次了，还在不停的响着。我鼓足勇气按了接听键，一个中年男子充满欣喜的声音立即传了过来：“哎呀，我给你发了四个短信，拨了好多个电话，你怎么就一直不回呀？”我赶紧向他道歉，并问他：“我的短信你看明白了？”他说：“我看明白了，但我什么也没入过，没什么可退的。我爱我们这个国家，但不爱这个党。”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我告诉你的都是天机，你什么也没入过，可以不退，但你一定要让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退。在钱币上退就有效。他满口答应下来，说一定会这样去做。当时我也跟他讲了一些其它的真相，最后我感觉他是非常踏实、满意的挂了电话。

回家后我打开手机，果然看到他发来的四条短信，前两条可能是因为敏感句子，被屏蔽了，只剩下两个电话号码，第三条是：“你不回我的短信，也不接我的电话，让我很难过，我是一只迷途的羔羊，正在寻找组织。”第四条：“难成气候，缩头乌龟，我看高了你，是不是？”当时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地上打坐，想着那两条短信，禁不住的流泪了：众生都在急切的期盼着得救，我却执着在自己的人心与观念中对他们的安危于不顾，我的短信对他来说就象黑暗中的一线光明，那是他生命的希望，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那份光明对他就象只是闪过一闪就熄灭了。我这才明白我的两元多钱为什么老是用不完，那是师父在点化我，在期盼着我赶快走出人来啊！

第二天，我找到甲同修，问她愿不愿意我俩配合打电话。甲同修正好早就有此想法，当时我们就约定了时间和地点，下次见面打电话讲真相。

第一次打电话就遇到干扰，我刚出门就下起雨来，不久就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下下来，很快水雾弥漫的十米之外看不清人。我走在路上，一阵狂风刮过来，几乎撑不开伞，伴随一声巨大的脆响，一个雷落在我前方一米左右的地上炸开了——这么恶劣的天气是不可能户外打电话的。来到甲同修家，同修正念很足的讲：“就在家里打。”那天我们互相配合，她打电话我发正念，我打电话她发正念。轮到我打第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的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头痛、腰疼、腿疼，后来全身没有不疼的部位。口干舌燥、高烧发冷。坐着不行，躺着难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自己并没有害怕，一直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铲除迫害，一发就是一个小时。不管多么难受，我也没有告诉家人，家人都不在家，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是常人，不知道怎么回儿事，会误解大法，或者让我去医院。所以我只是咬紧牙关忍着，跪着学法。就这样三天三夜简直被折磨的真象要失去生命一样。但是，从没有想到吃药或去医院，修炼十多年了早已与药无缘。我知道炼功人不会有病的，一定是旧势力强加给的迫害，用假相来干扰我正念正行。只有加大力度多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一切交给师父安排。直到第四天，开始想吃饭了，疼痛慢慢减轻，下午基本恢复正常。第五天早上，对着镜子洗刷时下了一跳，看到自己的眼眶都陷下去了，眼圈都发黑了，体重下降了六、七斤。大约一周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还有两次身体突然大流血。第一次坐在便桶上二十多分钟将近半小时流血不止。当时自己也没有害怕，没告诉别人，因为任何人都帮不上忙，只有师父加持我正念铲除迫害，不让血再流下去，半小时后逐渐停止流血。又过了十几天，突然下午五点多，又开始大流血，这次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流的都是一块块黑红色的血瘤子，大约十多分钟一次，从下午五点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一整个晚上，就是从床上跑到卫生间，从卫生间到床上，中间只能坚持十几分钟，算起来流的血瘤也够好几斤重。可是奇怪的是一点都不难受，只是那几天感觉浑身没多大劲儿。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自己在魔难中没有正念、不能坚定的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常人，可能早就吓的跑医院去了，假相也就成真，也就很难走过来。至今还在旧势力安排的魔难中苦修的同修啊，让我们在这最后的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赶快放下人心。只有在魔难中真正放下生死，坚定的信师信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安排，才能正念闯出魔窟，从新溶入正法洪流之中，才能柳暗花明。

**修好自己 证实法救众生**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经过几年反迫害，我们在单位的工作、为人得到全单位从上到下的认可，所以今年开「奥运」，单位在上面各级政权的压力下也没找大法弟子签字、写保证之类的。不是我们单位好，是我们大法弟子做的好。在前几年，我们仅三百人的单位就有两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开除工职，另有四个大法弟子被逼迫买断。我们在职的大法弟子在工作中都表现的很好，在迫害面前都能找相应部门的领导讲真相，所以开创了好的修炼环境。

我单位有学历的人多，尤其年轻的大学生多，劝三退不容易，很少常人是一次讲真相就三退的。我们齐心合力，这个大法弟子讲完没退，另一个大法弟子再抓住机会去讲，这样经过大家不断的讲，目前单位三退的人数已达到一半。——本文作者

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 一、为同修整体提高而尽力

二零零一年我就开始做家庭资料点工作。那时还有大资料点，我多数情况是为同修提供随时想要的资料，随时要随时给，很方便。大资料点少了后，我的资料点很顺利的适应当时的变化，供给本片区所需的所有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等。那几年时间对于我来说总是很紧，为了保证资料点的正常稳定运行，自己在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学好法、发好正念、上好班、维护好家庭，所以每天都很紧张、很充实。

近两年，资料点遍地开花，周围的同修不断的提高认识。我鼓励有电脑的同修自己承担起自己需要的那份资料，再带动身边的几个同修，这样大资料点的同修就轻松了许多。而且给自己做资料的好处是想要什么资料就要什么，想什么时间要就什么时间做，很方便。由于整体的提高，我的工作量也减少了，而且我的资料点也由不上班的同修承担起来，更方便了我们片区整体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事。

对于突破网络封锁，同修还是有很多顾虑。为了资料点的安全，目前我承担几个点的明慧资料下载以及一些资料的编排。这些事很有规律，但也体现着用心的大小。我根据这几个点的情况，给他们提供需要的各类资料。比如，现在大多数点都有彩色打印了，明慧上提供的真相资料大多也都是彩色的，方便打印直接下载PDF文件就可以，但个别点还没

放在我手上了。想着自己对师父的誓约，我很想将雪糕退给她，但人心让我既不好意思推却她的好意，也没有勇气对她说我对师父有过誓约，内心很难受，我就在这种痛苦中，将那根雪糕吃了。后来才悟到，都是修炼的人，只要当时我善意的跟同修说出我对师父的誓言，同修一定会理解我的。我之所以讲到这段题外话，是我觉的，作为一个人来讲都应该做到言而有信，何况我们修炼，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不严肃对待，严格要求自己呢！？这一点也是我走了几次弯路，摔过几个跟头才切身感受到的。写出来也是警醒自己，修炼的路上不犯同样的错误。

还有一次，和甲同修在一起，我们两个手机同时发，时间不长就回来七、八个电话，我俩一个看着手机发短信，另一个回电话讲真相劝退，有些忙不过来。我就近打了个公用电话让一位同修过来帮忙劝退，放下电话不到两分钟，一部手机就停发了，我没有悟到，还想呢：没关系还有一个。紧接着另一个也发不出去了，我这才知道要找自己：表面上我是找同修过来打电话，后面那个欢喜心、显示心在那跟着哪，你看，别人短信发不出去，我们两个手机畅通无阻。这一念动歪了，不好的因素马上就上来了。我把自己的人心抓住后，立即发出一念铲除它，（当然，去这些物质，自己也是一层层的修，一层层的去，并没有去干净，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还会表现出来，还需要努力的修）从新调整心态再发一个，这张卡就发的很顺利了……

随着大家整体心性的提高，和不断的发正念解体邪恶，现在我们地区手机群发讲真相形势已经越来越好，大多数同修都已经很少有封卡的现象了，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我觉得许多明白真相的世人反馈的正的信息，就已经是给他们的生命作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了。现在回头看看这段路，就象师父所说的：“可喜的是你们走过来了，一路上无论大家碰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只不过是対大法弟子的一种魔炼，过程中使你们成熟起来，去掉人心，最后走向圆满，这就是你们走过的路。回过头来看看也就是这样。”（《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 二、打电话

在发短信的时候，总能收到一些回来的电话，以前都是不了了之就这么让它过去了。有同修提出打电话，但自己总

决战。每次发短信前，先站在师父的法像前，请求师父：“弟子想要救度众生，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然后用神通给自己手机在另外空间下个罩，让我的法器能够不断的有正的能量打出去，邪恶的因素进不来，并且发正念，然后拿出我全部的念力，守着手机念一个“灭”字，直到手机短信封卡为止（话费完了也封卡）。每次发完短信回家，总有大战告捷的感受，也觉的精力体力消耗非常大，很累。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我为什么要那么紧张？是因为别人的卡被封了吗？与我有何关系呢？那不是把别人的路作为自己的参照了吗？这不是在求吗？这是不是从另一方面对邪恶的承认呢？执着于不被迫害同样是人心哪！“无无无空无东西无善无恶出了极”（《洪吟二》〈无〉），这才是一个大觉者的境界呵！

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二零二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自那之后，我在发短信的问题上心态变的平和，保持一个正念，只要短信发不出去，马上回到法上来悟，反而正是暴露自己人心执着的时候，让坏事变好事。法上悟到了，反而是无求而自得。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那段时间我的短信发的还是比较顺畅，有时候一张新卡可以顺利的一次性的发完。在这个过程中还修去了一些人心执著。

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因为天热，同修给我一根雪糕。刚吃完，电话卡就被封了。我立即悟到自己错了，出门前我请求师父看护弟子，可是在这个正邪大战的关键时刻，我却将阵地交给师父，贪图享受去了。其实我对吃雪糕是很执着的，也喜欢吃。我的人心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非常后悔，觉的对不起师父。下一次出发前，我对师父说，弟子错了，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吃雪糕了，请师父给弟子机会。从那之后，我几乎就没吃过雪糕，好几次孩子拿着雪糕在我面前：“妈妈，咬一口，咬一口。”我一点都没动心。

但是我说是“几乎”没吃，是因为我又在痛苦中吃过一次。那天天气闷热，和几位同修一起出去办事，我们挤在一个小面包车里，衣服都汗湿了，有几次我都有点背不过气的感觉。在停车看路牌的时候，同车的一位老年同修好意的给我们每人买来一根雪糕，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将东西

彩色打印，只能黑色打印，这样还得下载黑白的或WORD文件，教他们如何改文件中的颜色和用骑马订打印。每周《明慧周刊》和当地补充资料这些都是必做的，但同修们有不同意见和要求。针对这些不同的要求，我个人觉的对于修炼都没有大碍，就编排不同的版本，并做成PDF文件，方便不同的同修打印。有特殊的同修要小版本（如在隐蔽环境中看），为了方便同修看，保持字的大小不变，为了好装订，就得对周刊的部份内容删节。这些我都根据不同情况细心的做好，而且都在第一时间供给同修。同修说：「你做的什么让人看了都得劲（舒服的意思）！」我觉的我这里是源头，我做好了，不仅方便了更多的同修，也是维护大法的形像。

鼓励同修拿起笔来为明慧网投稿。周围大多数同修对写文章有障碍，有的同修平时交流时很能说，说的也很好，但让他拿起笔写就打怵了，说不会写、写不好。我就鼓励同修写，告诉他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能写什么样算什么样，写完我帮助整理，不用怕。其实我的水平也不高，就是有这份心。这样有几个同修动起笔写了。说实话，同修们写的东西我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能大概看明白，但真的谈不上是文章，但我仍然鼓励同修，并与同修核实好同修要写的内容，这样我再从新整理发出去。同修的整体力量巨大，比如我们想揭露邪恶警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没有亲身经历恶警迫害的同修根本想象不到邪恶迫害的程度，我们说邪恶迫害我们，没有具体的事件，向社会和众生讲真相就没力度，所以同修都应拿起笔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揭露邪恶，震慑邪恶。

对于修炼体悟文章的整理比较难，因为大家对法理的体悟不同，所以在这类文章方面往往与同修有争论，有争论就有心性考验，我从中向内找自己，也能提高自己。比如，同修甲在修炼中自己特别喜欢思考，不轻易相信别人，而且经常要站在反面看问题，我很了解他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想法才想一些反面的情况，避免让常人钻空子或避免同修走极端。他经常对《明慧周刊》中的文章有不同的认识，我给他整理过一些文章发出去，但有的文章我觉的观点有问题就不想发不修改了。比如前几天他拿来一篇文章，让我给周围的同修看看，探讨一下他的认识对不对。我看个大概，觉的很多基点都站在常人上，而且一些最基本的常识自己都没

分清，比如文中把「师父」都写成「师傅」，引用师父的法也都写成「不是原话」，这样还对《明慧周刊》中的文章「挑刺」，我就不想改了，就放那了。

过了一周，他问我，那篇文章怎么样？我说我没给别的同修看，我觉的这篇文章不行。这样我俩就为这篇文章争论起来。我说服不了他（这是我的执著，比较好争胜，不能退一步），最后他说，别在你这耽误了（指我的悟法），你就直接发给明慧吧，让明慧证实我的悟法是否正确，明慧不发表最好能给我回个信，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听到这我就有点不耐烦了，说话嗓门也大了，我说我可以很轻松的发出去，但明慧的同修多忙呀，全球那么多的去信都要审阅，多浪费同修的时间，同修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不光每天看些文章。他说那浪费什么，都打好字的，看一下就完了呗。我无法再说什么了，我说行。他走后，我想我手上还有要亟待整理的迫害文章，他的也不是很重要，往后放，就这样又放了几天。

在这件事上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不能与同修在法理上达成共识呢？我看到自己「唯我」的一面，平时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对法的理解在同修面前大家也都认为很好，就给自己下了一个罩，觉的我什么都是对的，不能退一步想问题，或在出现矛盾和分歧时让一步。另外想到同修也是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法负责，才很不容易的写出这篇文章，并自己打好字，给我电子版，这其中也有为我着想的心。

于是我静下心来，修改这篇文章。首先把文章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解决，错别字好改，但引用师父讲法的内容比较难，因为文中引用的话，我查找师父相关的讲法，没有能对的上，都是大概意思，而且是几处的讲法让他合到一句了，一一找到引用后，文章中所占的字数又太多，还有师父的语音讲法，我又仔细的听师父的讲法，再逐字的记录下来，然后再通看文章，把观点明显不对的改一下，基本保持他自己的论点，这样才改完一篇文章，发往明慧。因为这篇文章，乍一看，比较常人话，但在修改过程中我认真看，觉的论点也有道理，所以发给明慧时我又附上一段话，希望明慧的同修能仔细审阅一下，使我们同修在这篇文章的观点上都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我很少亲自出去大量发真相、亲自在街上与生人面对面

京，集中清理北京的邪恶。今天我主要向师父和大家汇报我参与对北京地区手机讲真相的心路历程。

### 一、短信群发

在最初的往偏远地区讲真相中，同修们经过实践和摸索，在突破手机敏感信息封锁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做的比较稳定，效果也比较明显，回来的信息中大多都是正面或中性的，甚至直接就有三退的。刚开始有同修提出往北京发短信时，大家心里不是很有底，主要是担心一旦触动邪恶的老巢，会不会破坏了我们这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反而影响了偏远地区众生的救度。在学法小组大家通过学法和交流，首先在法上提高认识，不用人心看问题，我们发出的每一个短信都带有大法弟子的能量和信息，在另外空间就是在清理和解体邪恶，尽管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但是我们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改变不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世人的方式和形式。

师父说：“你们只要出自于证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的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人类的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安排的，我们一定要去唱这个主角。

“法轮转时必有狂”（《洪吟二》〈下尘〉）。果然，当我们的真相信息穿越千山万水象一枚枚重弹落在邪恶老巢的时候，草木皆兵的北京城就象被人捅过的马蜂窝，大乱方阵。反映到我们地区，就是电信局封卡封的特别厉害，有的同修几乎任何时间段都发不出去，大部份卡仅仅发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停了。那简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有同修不得不暂时将发短信项目停了下来，看看情况变化再作打算。那段时间，师父的一段法总是在我脑子里打转：“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必须得走正，稍微差一点、不正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你们还是有路。”（《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坚信，既然三界中一切都是为法而来，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路，不是旧势力能够封的了，尽管目前这条路很窄，但是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基点摆正，短信讲真相这条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那时的我，总觉的自己象个出征的士兵，在同邪恶进行



满面：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取，将我洗净，教我做人，又教我如何从人转变成神。我忽然发现我不是没有东西可写，而是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我真的觉的我能写一本书。

我生活的地区是一个大都市，在大法遭受迫害的这年中，通过同修们持续不断的讲真相和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现在已经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四川大地震后，看到许多还没有来的及得救的生命顷刻之间失去了机缘，我们地区在坚持向本地讲真相的同时，又开展了用手机讲真相项目，效果很好。——本文作者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份得法的弟子，得法的初期，自己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法是什么，这场迫害就开始了。几年来的风风雨雨，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才使我能走到今天，每当我流着眼泪看着《忆师恩》中，同修们幸福的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心中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也非常羡慕他们与师父的缘份。我一直认为自己修的不好，对于参加法会交流没什么好写的，所以从来没有参加过法会交流，但是在看到第三五一期《明慧周刊》上同修的心得体会说，“我们好比是孩子，那么对于养育你的母亲能一点感受没有吗？对于告诉你如何做好人道理的母亲一点理性认识都没有吗？”对我触动很大：法会交流不是证实自己而是证实大法。所以今天我也自豪的坐在电脑桌前，象他们一样来证实大法，赞颂师父。

回忆沐浴在师恩浩荡中的日日夜夜，我禁不住的泪流满面：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取，将我洗净，教我做人，又教我如何从人转变成神。我忽然发现我不是没有东西可写，而是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我真的觉的我能写一本书。

我生活的地区是一个大都市，在大法遭受迫害的这年中，通过同修们持续不断的讲真相和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现在已经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看到许多还没有来的及得救的生命就这样顷刻之间失去了机缘，我们地区在坚持向本地讲真相的同时，又开展了用手机讲真相项目，主要是针对大法弟子比较少的偏远地区讲真相。北京奥运会期间，部份同修又将讲真相的重点放在北

讲真相劝三退，所以常常不能为自己更多的救度众生而自责。我和同修交流起来能滔滔不绝，但和常人交往却不善于言辞，感到劝三退救世人做的不好，所以运用大法赋予我这方面的能力尽心的帮助同修，希望同修们都能更好的做好三件事，不断成熟起来。

## 二、在家庭环境中修好自己

大法洪传至今已十六年了，大法在人世被迫害中我们也走过了九年，但许多同修在个人修炼方面还有不足，有的同修忙于参与证实法工作或以正法修炼为借口，忽视了自己身处环境的圆容，结果使世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给修炼带来损失。

我看到周围被绑架迫害的同修，很多家庭环境没处理好，自己的家人、亲人对大法有误解，而且在自己被迫害时，家人不愿意出面营救，还在邪恶的欺骗下向邪恶告密其他的同修，使其他同修连累被迫害。一年轻同修乙被绑架后迫害死了。在被迫害期间，同修找到他的父母、家人出面营救该同修，可他的父亲却说，就让他在那里呆着吧，出来也不着家，还得为他操心。邪恶对乙同修的栽赃，同修的父亲都签字认了。这位身强体壮的同修被非法关押短短的两个月，被邪恶迫害死了，这时他家人也不配合我们的同修起诉邪恶。同修就这样走了。

我认识几个同修，在家庭方面做的不够好，给自己的亲人得法和明白大法真相带来影响。男同修丙，对正法修炼认识的比较明确，很多方面做的都很好，但他有很强的分别心，他经常说，只要是同修我都对他们好，而常人即使自己的妻子、孩子也不如对同修好。同修这种无私很让人敬佩，但他却给他妻子了解大法带来很大障碍。

他妻子外出学习深造六年，他自己要做好大法的事，自己又要带孩子。这样的付出，他妻子看到了。在他被绑架的时候，他妻子远在京城工作也回到当地找办案公安局、找市公安局、到省里托人营救他。可是在家里，他有些小事做的不如妻子意，妻子就要打骂他。他自己带孩子多年，孩子也不说他好。他认为妻子不讲理，所以对妻子打骂他，他忍，不跟她一般见识，而且他觉的他妻子不是好人，因为她不认同大法。

我认识他妻子，尤其在营救他时我一直参与，他妻子承

认他修大法很多方面都做的很好，但在他面前就是表现出不认为大法好。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那么可能就会有众多的生命因为你修的不好，他们不能得度；就是因为你修的不好，他们不能够变好；你有很多心不去，干扰着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干扰着你。」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觉的他就是没有真正用心对待家人，觉的我是修炼人，常人中的事不是我修炼的目的地，所以在家中做事应付，好象是不得已才为之的，而且在心里瞧不起常人。我们修炼人是有场存在的，我们的一念就可以定下事情的结果，这种思想会给常人带来不好信息的。

男同修丁，家里的日常生活做的都挺好，他妻子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但在他妻子什么事没做好时，他脾气就来了，大声斥责，他妻子多次在梦中得到点化要得法，但他妻子却说没在他身上看到大法好，所以至今没真正走进大法的门。

一女同修，从小在家比较娇惯，修炼之后为人处事比较单纯，成家后不会照顾别人，不会为别人着想，她婆婆见到我后经常要跟我说该同修不象大法弟子样。所以她在家讲真相劝三退也没有力度。这些体现出我们修炼人在家庭中做不好，给救度家人带来很大难度。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自己做不好，不能够救度众生。自己做不好你怎么去救度众生啊？」

师父在《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去呀？谁要呀？」所以我觉的我们要修好自己，同时把身处的环境圆容好，这是我们修炼的一部份，因为我们代表大法的形像，在邪恶铺天盖地造谣诽谤中，我们做好了，就是对邪恶因素的消灭，就是洪扬大法、救度众生。

下面谈一下我在家庭生活中如何做的。

### 做好先生的洪法工作，圆容家庭环境

我修炼前是个比较「较真」的人，看不惯的事情很多，对人要求比较高，尤其对自己的先生，因为先生是个对什么事都无所谓的人。我自认为还是比较讲理的人，什么事情不符合我的观念了，我首先是告诉你如何做，给你一次机会，但下次你仍然不改我就要生气了，而且盛气凌人，所以在家里

警，车居然左拐右拐的找不着劳教所。我心里跟师父说：“既然来了，那就把以前做错的都翻过来。”车进大门，值班的居然是当初我被关在那个大队的大队长，我抓住她就给她讲三退，讲大法形势。叫我去体检，当然是不合格。出来时我还继续劝她善待大法弟子，把要说的话给忘了。这时师父在我耳边说：“你要说的话快说呀！”我才想起来，赶快追问她：“我原来在这写的东西还有没有了？不许拿它再害人！全作废！”她马上往后躲闪着：“早没了！早没了！”那一瞬间，感觉到我成包袱的物质再也没有了。

车到分局拉上局里管事的到医院确诊。车里，那个管事的头头坐在我身边，我又给他讲真相，上次提审的时候他在场。他拍了我大腿一下，说：“大姐呀！别炼啦！”我回手拍了他大腿一下，他一下蹦起来，头顶到了车篷，又坐下来，想发邪火却没发出来。我又拍了一下他的腿：“你叫我大姐，我就叫你老弟吧！千万别被共产党骗的太深了！”车里一下静下来，谁都不再说话。

从劳教所出来，真感到有些头晕、心跳。医院一检查，血压高达260，心跳148下。看到那个大夫在吓唬警察。等我家属到了的时候，他们急急的就跑了。就这样一切不了了之。

二十三天的经历，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引领着，迷惑的时候显现出来让我看到，关键的时刻在我耳边叮咛。对师父的浩荡洪恩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之情。

二十三天走过来了，九年多也走过来了。回首走过的路，更感念的是师父的苦心，让我们锤炼成熟、建立威德、一层层的在洗净，能够返本归真。

回头写这番经历，好象在说别人的故事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的清除，我们的提升，对邪恶迫害的认识在转变，而最后破除邪恶迫害必须从我们的心做起，因为师父告诉我们：“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 利用手机讲真相的心路历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回忆沐浴在师恩浩荡中的 日日夜夜，我禁不住的泪流

迫害后，在邪恶面前逞英雄，撑不住了被“转化”。在人前要个名，在大法中在学员中要的还是名。错了，要挽回这个名，对了，要保住这个名，怕被“转化”，还是怕失去这个名。这大半辈子就是被名所累呀！虽说在修炼中修掉了好多，但根子没有动。对常人来说，名就是命；对修炼人来讲，要名就是失去真正的生命。这还是仅对个体生命来看，在法中看呢？我想起师父在《精進要旨》〈修者忌〉说：“执著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历史中多少教训啊！“后世为名乱拳法 改吾太极坏吾名”（《洪吟》〈太极〉）。乱法啊！原来怎么就没悟到执著于名是乱法啊！我小视了这颗心，在不同时期滋养着，增长着，还不觉察，非得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被关起来都不肯认识和放弃。师父告诉我们在法上认识法，抱着执著不放，一动念就是人心，怎么能在法上看问题呢？我不断的向内找，向深里找，向根上找，感觉大脑清亮起来。

夜里十二点，我叫起同修发正念。大脑中什么都没有：没有名，也没有我；没有生，也没有死；没有了空间的监牢里和外；也没有出不出去的概念。只有使命：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留给未来人修炼的路。这里是黑窝，关的了人，关不了神。平时大老远的到邪恶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现在就在这儿，邪恶不除，正念不止。只见在正念中，监牢的门断开了，铁窗栏杆一根根的往下掉，墙体在坍塌，最后，整个魔窟象放山炮一样轰然爆炸了，碎石满天，同时窜出四个字立在天上：石破天惊！那个惊字还是正体的“驚”。

那一夜没有睡。早上起来，觉着脑袋空空的，光光亮亮，什么都没有，多年来少有的那种干净，空阔。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该回家了。”这时只听走廊里喊：“某某某，收拾东西回家了。”当时整个监号都沸腾了。我离开这里带出来的是二十七人退出党团队的名单。

到了走廊里，看见其他几位同被绑架来的同修都出来了，知道劳教所这个过程还要走，但是邪恶想关我是不可能的了。从看守所到劳教所，这条路走过一次了。路过孩子读书的大学，路过丈夫工作的单位，眼一闭，心一横，背着师父《洪吟》〈大觉〉“历尽万般苦 两脚踏千魔”的诗，劳教所就象火柴盒一样在我脚下踩的七扭八歪，当然邪恶不敢收我。这次还是这条路，我正言厉色的警告继续做坏事的恶

是霸王。修炼后我注意修自己，对先生多体贴谅解（男人在社会中的应酬多），家里的活我都包了。这样在家自学半年后才参加集体学法炼功，孩子当时才三岁，我每天早晚要去炼功点，于是我把家里所有的活抽时间都干好，先生虽然得看孩子，但也就不阻挡我去点上了，这样我坚持参加一年的集体修炼环境，就到了九九年的“七·二零”。

一走入修炼的门，我的身体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一直折磨我的严重风湿和胃病都不翼而飞，我在生活、工作中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性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得到了先生的认可。大法被迫害后，二零零零年我去北京上访，被接回当地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先生自己要照顾孩子，又向双方亲人隐瞒我被非法关押的事情（怕家里人担心），又四处奔波营救我。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他很惦记我，不希望我被非法迫害，但他也没做对不起大法的事。最后在他们单位领导的帮助下我提前回家（我一直正念很强，当时就认识到看守所不是大法弟子呆的地方，而且以后要大面积讲真相）。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尽量做好，使我家的环境一直很好，在那些严酷的日子里，同修上我家都很放心，开法会没地方也经常上我家。

说这些不是说家庭环境不好的同修修的不好，其实我们修「真善忍」大法，都知道做好人，都想做好人，但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觉的自己家里人，没什么客气的，自己什么样家里人都知道，所以家里人如果不理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多与家里人沟通，让家人理解我们，因为社会中邪恶因素太多了，我们的家人同样为我们担心，为我们付出。

我在家是这样做的，比如我做好了什么事，我经常 would 跟先生说，我如果没修大法，我不会这样做，尤其在对先生包容和理解的时候，让他认识到这是我修大法的变化。在我做的不好时，我也会说，我做的不好，我没有按大法要求的做，让他知道这不是因为修大法才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向世人讲真相的事，我讲的顺时，先生也很高兴，并帮助我讲，但一听某同修因讲真相被告密，先生就很担心，气的直说，救什么救，让他们都死吧，省的自己被迫害。这时我就告诉他，修炼人是慈悲的，另外只有人们都了解大法真相了，人们才能不去告密，这样修炼的人才会有宽松的环境。

我要买电脑、打印机，他害怕，因为当时我们片区只有我一人进京上访过，是「挂号」的，他不希望我买。我就跟他讲，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技术人员，自己家拥有这些设备是正常的，没什么可怕的。这样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买了，所以在以后做资料的过程中，他也很配合。

在我被非法关押后，单位给我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两年、开除邪党党籍的处分（我当时写出书面申请退党，邪党不让），我正常上班，可工资每月只给我三百五十元（先生当时要去找我单位领导评理，我出于个人修炼的角度，觉的应该忍，放下对利益的执著，没让他去找。后来我提高认识后，先生经常出面到我单位找领导要求恢复我正常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雪上加霜，单位搞减员，有处分的人要买断工龄下岗，整个公司被处分的大法弟子都买断工龄下岗了，而且本单位修炼的大法弟子都劝下岗。领导和同事劝我，别到时鸡飞蛋打什么也得不到。

我不买断，开导先生不能因为那点钱就买断回家了，那样说明我们炼法轮功错了，我们没有错，这种情况即使给我直接开除回家也不能买断，因为买断要填申请书，而且签上自愿买断，这不是我们自愿的，而且我用先生能接受的方式告诉他，法轮功肯定会平反的，如果我被开除了，以后也会平反的，如果买断填上自愿的表，就无处说理了。这样万人以上的公司像我这种情况的就我留了下来，常人还挺纳闷，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我给领导送礼了，或做出了什么承诺，其实我就是在当时心性基础上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选择，师父就保护我了。事实上买断、被开除确实给大法弟子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难，使修炼人在家里的地位受到影响，给家里的环境带来了不安定因素，给世人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常人比较看重个人的利益。

我还要说一点，其实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的了，就是多看别人的优点。常人毕竟是常人，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家里人就对他要求过高，拿大法的标准要求家里人，这样会把家人弄坏的。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几个女人在一起，谈的最多的就是孩子和老公，而且谈老公时大多都是老公哪里不好，用来显示自己在家里如何好、如何辛苦。我发现当你在说另一半不好的时候，不仅不修口，确实把这个能量加给了对方，而当我们多注意另一半的优点，适时的、由衷的给以

己是什么人心让邪恶又钻了空子？干事心、争斗心、妒嫉心、显示心，什么都有，好象没修过一样，还有怕心。师父在《洪吟二》〈怕啥〉中说：“你有怕 它就抓”。我怕啥呢？怕死吗？怕失去亲情吗？怕利益损失吗？不同层次都在放，有，但不是这次出事的直接原因。最后我明白了，怕“转化”。迫害初期被邪恶“转化”，这成了我最大的包袱，就怕被抓，挨抓不怕别的，就怕“转化”，那我这个生命就彻底的完了。当我把这颗心揪出来的时候，忽然觉的非常可笑，还存在“转化”的问题吗？谁转化谁呀？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在围着大法转，不是被大法同化，就是被大法化掉。那我怕被“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在考问自己：你信师信法信到什么成度，你真信还是假信，嘴上信还是心里信，危难之中信了吗？生死之时信了吗？我在追问自己的时候，突然看到师父法身出现在我面前，还有我读不懂的师父的目光。

那是在迫害前，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学员家见到了师父。师父临走时，站在门前，目光环视了所有的人，最后定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那有多长时间，只感觉一切好象都凝滞了。师父的目光中有好多意思，我读不懂，只感觉有无限希望，但知道还有，还有我读不懂的。这么多年来，也解读不开的内涵。现在，师父又出现在我面前，还是那样的目光，那一瞬间，我一下子全明白了：那是担心，是希望，是鼓励。我的眼泪“哗”的流了下来，我将头埋在膝盖中间兀自的哭着。师父当初就知道后来要发生的事，也知道我会向邪恶妥协，师父担心啊！面对邪恶，这个弟子行不行？但师父是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也寄予着莫大的鼓励。我惭愧的无地自容，也懊悔至极，我所能的，只剩下埋头的哭了。旁边的人摇着我问：“是不是想女儿了？”我摇头。同修为我背诗：“大法徒 抹去泪”（《洪吟二》〈清醒〉）。我还摇头。

就寝了，我睁大眼睛盯着棚顶，从人生的记忆开始找自己。从小就好脸争强，学校的教育也是要出人头地，文革中父亲被迫害致死，只有自己要强才能有立足之地。上学要好，工作也得最突出，奖状证书一摞子，差点儿没换去自己的命。得法后，很快做了辅导员，学法的目地不是改变自己，而是怎么能给别人辅导，几年下来浮于表面没有实修。

上签字，我心想：签，我说了算。“立即无罪释放”，并签下我的名字。他什么都没有说。由于我讲真相时间长，到了开午饭的时间，其他几个同修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走廊的大门上了锁，我和这一帮警察就站在空旷的走廊上。有时间，一顿饭的时间。我跟他们说《九评》，他们都看过了，都说《九评》写的好，都是事实，很佩服写《九评》的人。我跟他们讲大法，他们都承认“真善忍”对，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跟他们讲天灾，他们承认大都是人为所致。我跟他们讲善恶有报，他们半信半疑。我跟他们讲退党团队，他们讲还在吃这碗饭。我告诉他们：“我和你们从不相识，今天我这样的境遇”，我高举着戴着手铐的双手。

“和你们说这些为什么？因为不想看到你们给共产党这个恶魔当陪葬，不愿看到你们的亲人遭受痛苦。大法弟子在用自己的牺牲、付出来拯救世人。我们是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亲人来看待……”沉寂，凝重的沉寂，在沉寂中凝思。铁门开了，他们要送我回监号。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径直的向大门外走去，他们笑着把我拽回来：“别别别，怎么也得等我们批回来再回家。”

那天是师父的生日，是大法洪传纪念日，在这里我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洗漱完毕，我们把几个大苹果洗干净，恭恭敬敬摆在墙边铺板上。我们知道师尊就在身边，合十、叩首，逐一的向师父表达了我们的的心愿，伴随的是千行的泪。监号里的气氛格外的庄严，就是那些并不很了解大法的人也感受到这种法的神圣。之后，我们用小饭勺把几个苹果分成四十来份儿，每人一小块儿，分享这大法的恩赐。她们都庄重的双手接过来，默默的享用这供奉给师父的圣果，很多人在默默的流泪。那几天我们几个都没有吃饭，没人问我们，也没人劝我们，大家说很理解我们的心情。

那天下午，不知道上边什么部门来视察，我们几个商量好了，不失去一切机会证实大法。当这些人来到窗前时，我们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信仰无罪！”高亢的声音震撼着整个牢房，传遍走廊，传到所有牢房。

在这里最多的时间是静思。我这已经是第三次被绑架了，大法弟子都在争分夺秒救度众生，我却被关在牢笼里受迫害，损失多大呀！反复背诵《洪吟二》〈别哀〉，想想自

赞扬，对方确实越做越好。这不是虚伪，这也体现我们修炼人善的一面，对同事、朋友也一样，只要我们付出真心，对方会感受到的。

由于我注意在家庭中修自己，向先生不断讲真相，以前爱在外面应酬的先生现在也很顾家了，而且主动做家务，为我节省很多时间。体现在修炼中，孩子小时，我参加集体学法炼功，他能帮我看孩子；大法遭迫害后，单位难为我时，他挡在前面替我伸张；我做家庭资料点时，他帮我买耗材；晚上我出去挂条幅，他陪我往树上挂；在我和同修需要他帮忙时，他都能尽量帮助，所以现在我也由衷的感谢他。

### 在亲人中证实大法，救度他们

中国人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亲属群，如果我们每大法弟子都能把自己的亲属救了，那在众生中是相当大比例的。我双方的亲人数量很大，但没有一个修炼大法，都身处千里之外的异地，每年能与亲人见面的机会也不过一两次。我抓住一切机会，让亲人看到大法在我身上体现出的美好，让亲人觉的大法好，从而使他们得救。

我结婚前就有严重的风湿和胃病，生产时又产后大流血，身体极度虚弱，几乎丧命，正常人坐月子，可我出院两天就满月了。那是冬天，月子里风湿更加严重，婆婆经常要给我拔火罐，她对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了解。二零零二年，公婆来我家过年，正月十五我带着他们去逛街看花灯，在拥挤的路上孩子一直是我一人背着、抱着，我自己没觉的怎么样，可婆婆看在眼里。

有一天我家来客人，我向客人洪法讲真相，讲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讲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因为公公出过车祸，也做过喉管切开手术，这时婆婆也插进来，给客人举例我以前的身体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我以前爱生先生的气，现在对先生很包容，家庭很和睦，还说了公公当时喉管切开的情况，根本无法说话。很有说服力。婆婆最后说，人得讲良心，（大法）好就是好，人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现在婆婆也在看大法书，因为她悟性不是太好，放不下药，我不在身边，也无法经常在法上督促她，又不能直接告诉她不要吃药了，因为家里都是常人，所以她有时间就看点书。我想这步也得她自己往前迈，别人无法替代。

公公退休前是公务员，每天都要看全国新闻联播和全省



新闻联播，所以相对受中共邪党毒害比较深，他对我修炼的变化看在眼里，但他对大法的整体还是担心。跟他直接讲真相，他不听，我也无法硬讲，于是我每天打几张真相资料放在电脑旁，上班临走时告诉婆婆，让婆婆看，这样我们不在家，他也跟婆婆一起看，公公从我家走时告诉我要注意安全，我知道他明白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了。

通常每年我们都要去公婆家过年，也借此机会向亲人讲真相，证实大法好。这些年过来，婆家的人基本都明白真相并三退了。他们对大法能救命很信服，比如今年过年我们回家，先生开车送弟弟一家人去外地串门，路滑，车有几次遇到险情，大家都很担心。等接他们回来时，我说我陪着去，婆婆一家人都很高兴，并说有我在车上就没事。在婆家的几个子女中，婆婆跟我说：「你们最吃亏（指不占老人的便宜，不盘算老人的财产），我最不惦记的就是你们（指不用为我们操心）。」确实，我修炼大法十年，女儿十年没吃过药，先生也没吃过药，我们虽然公费医疗，但我家没有一片药，而且我们家和睦自然，十年的时间足可以证明大法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美好。

我娘家兄弟姐妹九人，我是最小的，以前不会关心别人，经常是别人来关心我。修炼后，我多为亲人着想，所以家里人也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好。

我们修大法了，即使不在物质方面为常人做什么，就是这份亲人的缘份我们也会给他们带来福报的。但常人比较看重现实，所以我们在常人这方面也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大法弟子不是无情的、不是冷漠的，所以我平时非常敬重哥哥姐姐，在哥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像我们这么多人口的大家，人的性格、脾气迥异，常人为了个人的利益难免有些摩擦。我在家是最小的，如何与这些人都处好，并得到全家人的认可很不容易。我想得到他们的认可是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就是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我做到了。我大嫂是个比较「势力」的人，个人利益心很强，业务很好，可在单位考核打分时却能得到最少，可见她的人缘。哥哥要在单位公开退党，她不让，她觉的党员的身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做些铺垫（单位经常搞下岗，搞的人心惶惶）。几次和她讲真相，劝三退，她都不听，并说些不好的话（也有我讲真相不恰当的原因）。我曾经想过，这样的人

家里的东西，我非常后悔，为什么这么自私呢？只想到给自己家里发正念，为什么不管其他人呢？大法的设备、资料还分你我他吗？有没有私心，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能体现出来的。

我们几个被关进了看守所，一人一个监号。我被关进了所谓的“新生号”。号里还有几个同修，在这里被关押好长时间了。几年来，这个邪恶的魔窟不知关押过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死的、受各种酷刑的都有，而大法弟子凭着正念，在这样的魔窟里也开创出来相对自由的环境：我们可以学法，师父的讲法都不缺，这是一批一批的同修传下来的；我们能够炼功，发正念；我们能切磋法理；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讲真相。

关在这里的人大都了解大法真相，基本都退了党团队，和我们一起背《洪吟》和经文，有的走进了大法，得到了福报。记着的上一次被关在这的时候，正赶上看看守所调换人，新来的人不了解真相，一下子严起来，不许我们炼功。我们几个绝食抗议，要求见他们的领导。借着这个机会，讲大法怎么好，功法动作优美，音乐动听，炼着舒服，去病健身的神奇。新来的科长动了心，给我们工间操的时间炼功，还要来看看。科长同意了，可其中一个恶警摔门走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下午科长找我告诉不许炼功。我说：“我还想找你呢！你给我们炼功的时间不够用，而且上下午分散了。”他问我需要多长时间。我告诉他一个小时，连续的一个小时。晚饭我们还没吃，这伟大的佛法要通过大法弟子展现在宇宙的空间，当然还有这看守所。坚持！需要的就是坚持。号长过来劝我们吃饭，说科长同意我们炼功，安排在早晨洗漱时的一个小时。我有些不信，事情变的这么容易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几个选择了安静的角落，完整的炼了功。监视器瞪着眼睛看着，走廊里背着枪的巡逻警不时的趴窗瞅瞅，铺板上的人悄悄学着动作。就这样我一直炼到离开这里。那件事让我深切的感悟到大法的庄严，体会到什么叫作大法弟子的开创。

提审，分局里来的警察。我们几个仍被分开。他的问题没什么可回答的，抓紧时间讲真相。那个小伙子愣愣的听着，最后他说：“你说的，我现在没看见，如果我看见的话，你给我两年时间，我跟你炼法轮功。”他让我在那个单

是一根桌子腿，前面钉着几颗钉子，在我的眼前几寸远。屋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十来个恶警的眼睛盯着我。窗外稀里哗啦的下着雨，窗下大狼狗在狂吠。当时的心是横下来了，不就是个死嘛！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说。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能说。我说了，还会有人和我一样被抓起来，他家里的亲人还会遭受我家里亲人遭受的痛苦。我不想看到他们遭受痛苦，所以我不能说。我说了，你们还会去抓人，还会去干坏事，会遭报应。我不想看到你们继续干坏事，所以我不能说。”

我的话音一落，他手中的棍子也落下来，那些恶警们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耷拉着脑袋出去了。真是生死一念间哪！剩下看我的两个警察，把我用手铐铐在铁床的栏杆上。我不停的在讲真相。春天的雨夜很冷，他们拿过一床棉被垫在床栏杆上，说：“这铁栏杆太凉！”一会儿搬过来一个电暖气，插到我墙对面的插座上，一会儿又搬过来一个电暖气，放在我身边。我知道师父在呵护我，明白真相的生命良心在发现。

后半夜，我们被转押到一个派出所，反铐在椅子上。每个人身边都有两个临时调来的保安，我们一直讲真相到天亮，他们也在偷偷的给着我们方便。

恶警拿着我们包里的钥匙抄了家，桌面上的台式电脑被恶警抄走了，其它什么都没发现。一个警察问我：“你学法轮功多少年了？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我家里什么都有：大法书、各类资料、打字机、刻录塔，可恶人就是没发现。因为我平时很注意，用过的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放好；另外，邪恶抄家是惯用的手段，一被绑架，我马上发正念：我家的东西邪恶看不见，一个纸片都不能损失，更不能给其他同修带来任何牵连。结果出现了奇迹——我的包里装着各式各样的大法资料，我让这些警察和保安拿回家看一看，结果他们却从新装进包里，交给我的家属拿回了家，真的一个纸片都没损失。平时我把同修的电话号都藏好，要联系谁的时候单独抄在纸条上，当时纸条上记了两个人的电话号，夹在手机里。恶警听到我手机的来电铃声，念着来电显示的号码，突然说：“都是你们那些功友，不理他。”随后把手机放进我的包里。等我回家后，看到那个抄着电话号的纸条还夹在电话里，恶警居然没看见。但是看到邪恶抄来其他同修

也就这样了，放弃了对她救度的心。

师父在新经文《致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中说：「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我理解，一方面是可救的众生不多了，另外一方面也是众生不好救了。所以我们救度众生要更用心。现在，越是这样的人，我越对他（她）好，我心里不放松，抓住一切机会对他（她）好，我想总有一天会救他（她）的。

今年夏天我去大哥家，因为大哥前些日子得了脑梗塞，心里对此病很恐惧，我就开导他，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并把家里的邪党头目的照片和塑像拿走。他说治病花了很多钱，我又给他钱，又给他买药。以前大哥家有什么事找到我时我都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不留私心。通过几件事，嫂子也真正看到了我的为人，所以这次讲真相还算顺利，她听着没有反驳，大姐、二姐也都在场，这时大姐及时的说，「该咋的是咋的，老九（家里人称我的小名）修炼法轮功就是好。」大姐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家里说话比较有力，这样就给嫂子办了三退。

我修炼大法被迫害，双方亲人都没反对、阻止我修大法，有的只是为我的担心，经常提醒我注意安全，尤其在他们认为敏感日子，总是打电话问候一下。尤其大姐，年轻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她深知邪党整人的手段，她来过我家，当时我家是资料点，我每天下班后基本都要做一些真相资料。姐姐后来跟我说：「我开始怕的都不敢睡觉。」常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也经常告诉他们，我们在讲真相时会注意安全的，让他们放心。经过这么多年，他们也看到我们理智、智慧的一面，也放心很多。

我想我们摆正关系、圆容好家庭的修炼环境，并不影响我们的修炼，不会因为我们对家里人好、与家人多沟通耽误了我们一些学法时间就影响了我们提高。假如我们只顾个人提高，只顾学法，「我做三件事谁也不能耽误我」，那我们就有私心，就真的影响了自己的修炼。我们在家庭中修好，不仅能证实大法、救度家人，家人也会在被迫害时保护我们，支持我们做好三件事。

### 三、做好工作，证实大法，救度世人

我们在常人中生活，没有进入深山老林，没有进入寺

院，那我们就不能脱离常人修炼。现在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困难，但我们要分清，不是工作中的某个领导对我们不好，而是邪恶因素造成的，包括不了解真相的世人。所以我们应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每一个与我们有缘的人，不要轻易给某个人下结论，「这个人邪恶、那个人不可救了」等。

我们单位在职的大法弟子在工作中都能高标准要求自己，在邪恶迫害的几年里，依然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没有因为给我钱少或迫害我，我就少干活或在工作中偷懒，大家保持了良好的大法弟子形像。经过几年的反迫害，我们在单位的工作、为人得到全单位从上到下的认可，所以今年开「奥运」，单位在上面各级政权的压力下也没找大法弟子签字、写保证之类的。不是我们单位好，是我们大法弟子做的好。在前几年，我们仅三百人的单位就有两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开除工职，有四个大法弟子被逼迫买断。我们在职的大法弟子在工作中都表现的很好，在迫害面前都能找相应部门的领导讲真相，所以开创了好的修炼环境。

我单位有学历的人多，尤其年轻的大学生多，常人的观念、顾虑较多，劝三退不容易，很少常人是一次讲真相就三退的，我们齐心合力，这个大法弟子讲完没退，另一个大法弟子再抓住机会去讲，这样经过大家不断的讲，目前单位三退的人数已达到一半。

师父在《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理解和不理解，众生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想法、看法，都构成了你们在世间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困难。但是哪，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得去救，因为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在迷中，他们给大法弟子们造成的一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相。」

以前，几次讲过真相劝三退仍不退的，我心里就想这个人不可救了，而且我们大法弟子见面时经常要沟通哪个三退了，哪个不好退。对于不好退的，大家往往都有这个心理，这个人不行了，不值的救了，不可救了，或对某个人看他日常的为人就给下结论不可救而不去救。现在我们都认识到这个观念不对，因为好劝的已经都办了三个，剩下的也就是不好救的了。那么就不要再想能不能救，就是尽量的救，能救出一个是一个。

师父您好！同修们好！

借法会之机向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心得体会，请指教。

一次和同修见面时被绑架了。黑色塑料袋蒙住了我们的头，邪恶把我们每个人各推上一辆出租车，车开出去好远才停下来。那是一个废置的院落，凌乱不堪，一只大狼狗凶狠的狂吠着，阴森恐怖。网上多次报出市郊有邪恶秘密刑讯的地方，看情形大概就是这儿吧。脑海中迅速闪过同修在这里受酷刑、被打死的惨景，心中掠过一丝恐怖。邪恶把我们带进一座破旧的小楼，分开关在小屋里。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不知道，当时没时间想自己。这几个同修年轻，面对邪恶都没经验，怎么办？还是我一个人撑着吧！我把什么事都揽过来，他们的压力能减轻些。那一刻动的都是人念。但一想不对，这也不是仗义，也不是英雄，也不是一人承担的事和理啊！就是我承担了，那不等于承认邪恶的迫害吗？难道是承担什么罪吗？我们是大法修炼，是救度众生，做的是堂堂正正的事！

念一正，心也平静了。看着我的是几个年轻的警察，我便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千万不能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说是临时抽调出来的，并不知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真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跟他们讲，论年龄我和你们的母亲相仿，论职业我教过的学生比你们大，我讲给你们的是真相，我说的也是真心话。他们听的很认真，还不时地提出问题，我便一一的解答。偶尔听到其它屋里传来惨叫声，恶人在打我们的同修，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们讲着善恶有报的理。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说：“刚才某某（一个警察名）想活动活动胳膊腿，刚动一下腰就扭了。废物！”还告诉他们几个，接班的来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我一再嘱咐：“小伙子们，一面之缘哪！记住我告诉你们的话。”

这几个人刚出去，“呼啦”进来十来个警察，人高马大，带着那种邪气。其中一个点着手中的几张纸说：“他们可都交待完了，到你的了，别让我们费事！”另一个把我的包一甩，“这是你的吧，这一大包东西哪来的？”看着这些警察，我没吱声，只是盯着他们发正念。一个个子不高，满脸麻子的恶警走过来，邪恶使他的脸都扭曲了。他举起一根棍子，戳到我的眼前，“说不说？不说今天就打死你！”那

跳的很厉害，我就不停的发正念和背师父的法。有时我还通过电话、写真相纸币、写信等不同形式去讲真相。我发现，当我非常精進、三件事情做的好时，师父就让我领悟更多的法理，心性提高非常快，反之就提高的慢。当然，讲真相方面我做的还不够好，有时会被求安逸心影响不够精進，有时不知道该如何做得更好，这些都是我要尽快修好尽快提高的修炼因素。

在修炼过程中，有太多太多对师尊的感激、有太多太多的玄妙和领悟，还有太多太多修炼故事，无法一一尽述。但我知道自己做的，离师父要求的还很远很远，非常不够，还有很多执著心和人的观念需要修去，还需进一步开创更好的修炼环境。与同修间的整体配合、主动协调圆容还有待提高（虽然认识同修不多），有时还摔跟头、走弯路。今后我一定努力精進，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加紧救人，履行自己的誓约，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和殷切期望！

在写这篇心得体会时不断有干扰和人心冒出，文章完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坚定正念、去除人心、不断提高心性的过程。当然也知道自己层次很有限，写的很粗浅，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合十！

## 解体迫害 从心做起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在看守所里。我这已经是第三次被绑架了，大法弟子都在争分夺秒救度众生，我却被关在牢笼里受迫害，损失多大呀！反复背诵《洪吟二》〈别哀〉，想想自己是什么人心让邪恶又钻了空子？干事心……什么都有，还有怕心。我怕啥呢？怕死吗？怕失去亲情吗？怕利益损失吗？不同层次都在放，有，但不是这次出事的直接原因。最后我明白了，怕“转化”。那我怕被“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在追问自己的时候，突然看到师父出现在我面前，还有我读不懂的师父的目光……。

二十三天走过来了，九年多也走过来了。回首走过的路，更感念的是师父的苦心，让我们锤炼成熟、建立威德、一层层的在洗净，能够返本 归真。——本文作者

下面我讲两个典型例子：

一个同事，平时工作比较「较真」，这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不招人喜欢的，而且她比较「咬尖」（指不达目地不罢休），所以在单位人际关系不好。以前与我也有过磨擦，而且她在同事中造我的谣。同事告诉我，我直接和她谈，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好，是我个人的事，是我没修好，你不要说法轮功不好。于是我把她认为我某方面不好的误会和她沟通开，从此以后她对我另眼相看，经常在领导面前说，她就信任我的工作。她是邪党党员，我给她讲三退，她总是很无奈，不愿意听，而且说：「我女儿以后要考大学，人家看到档案里父母都是党员多骄傲。」我不急不躁，抓住机会就给她讲点，给她不同的真相光盘、小册子，这样一直坚持几年。我有一个信念，我肯定会救了你。今年夏天我市发生小地震，我知道消息后马上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注意一下，她很感动。接着我带着藏字石门票卡片去她的办公室，我只讲了几句，还没拿出卡片她就退了，她说就你惦记我。今年中秋节她给我发一个短信，留言说：中秋节将至，凡在本人心中有一定地位的人才送上一条短信以表祝贺。我们修炼人不看重这个，但她反应了当你真心为常人好，常人得救度后她真的是发自内心对你好。

单位还有这样一个人，个性倔强、偏激、谁也不服，用单位同事话说，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主。他对我的为人和工作都很佩服，但他对大法很抵触，甚至诽谤师父。他哥哥、姐姐、妈妈都修炼大法，他妈妈被邪恶劳教关押迫害的身体不行了才放回家，然后很快就去世了。他家是邪党的受害者，可他把这些迫害都归罪到师父身上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为什么误解这么深，我想他家有那么多的修炼人，他应该是有缘份的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我为他准备了一些电子版的真相资料，我对他可能对大法产生的一些误解也做了思想准备，利用午休时间与他讲真相一个多小时。我了解到他诽谤师父和大法与他的亲人修炼状态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妈妈不应该进京上访，而且他当时去北京拦截，他妈妈没跟他回来，他妈妈为大法付出了很多，师父若是真神就应该能保护他妈妈。而且他说最恨姐姐，因为他妈妈旧病复发后过不去关，说还得打针吃药，可他姐不让。他姐和哥都被迫害过，在县城很好的工作都失去了，所以他误认为是大法把他

家害成这样的。

我针对他的各种错误观念进行破解，他由开始的骂师父、骂大法、不信神，最后无话可说了。我看出他的思想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我知道他还没完全改变观念，因为没收我给他准备的电子版资料。看到他很窘迫的样子，最后我告诉他，人心中不要装着仇恨，那样对自己不好；另外要试着去理解自己的亲人，怎么能不相信自己的亲人却要相信邪党呢？还有，若有大法弟子告诉你真相，你一定要相信那是为你好，不要对大法弟子干出不好的事。我说希望我们以后能常沟通，不要被今天的谈话所障碍。他说不会的。之后的几天，他看到我有点不自然，我仍若无其事的样子，而且有什么事经常要招呼他一声，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下，渐渐的，他也自然了。我想以后我还会抓住机会向他讲真相，劝三退。

不知不觉写了很多，其实概括起来很简单：我们在做三件事中要修好自己，用心对待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即使不能直接讲上真相，也把我们的慈悲留给对方，这样使我们能更多的救度众生，使有缘人得法。

谢谢大家。

## 心性在制作及编辑资料中升华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我们地区跨度大，我们同修整体之间的联结以明慧网为媒介。当地出现问题及时在明慧网综合栏中交流。为了编辑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小册子，在网上搜集了大量材料，将内容分类汇编。当看到自己编辑的真相资料陆续在明慧网发表后，心里那个高兴劲，真是沾沾自喜，这就是欢喜心的表现。一次曝光邪恶的真相传单，发表后，看到版面改动很大，仔细一对照，脸当时就红了……想证实自己做的又快又好，这不是显示心吗？——本文作者

尊敬的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

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开始了，回想这几年的修炼历程，作为有幸和师父正法同在，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大法徒，无论我修的好与差，我愿诚心的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心得。

一念，在正念正行下师父加持了我、保护了我，所以当时我没觉的害怕。

还有一次，我想到计划生育是邪党的一个流氓邪恶暴政，我体内的节育环不也有邪灵附在上面吗，怪不得我每个月都有大量出血，还误当消业呢，不能让它留在身体里！于是咨询医院可否把它取出来，但医院说必须要单位出具证明说明特殊原因。我一听有点泄气，但转念一想，我是炼功人，小小邪恶有什么能耐！而且我有师父管呢，师父不是说过，只要真修，有人腿里边装了钢钉、钢板都不翼而飞吗。后来我就把心放下没再想这个事，继续做好三件事。一天去洗手间，突然听到马桶里“叮当”一声，一看是一个小金属环掉到里面了，一下子悟到是师父帮我把环给取出来了。之后单位统一体检也证实环没有了，身体也没事了。

在讲真相过程中慢慢自然的我就成立了自己的小资料点，同修给我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我也尽量修去依赖心，自己也摸索明慧网的技术汇编如《从零开始建资料点》。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就在我提高心性的基础上逐渐给我开智开慧，使我越来越顺利的掌握相关技能、及找到各种合适的真相资料。逐渐的我自己做护身符、印小册子、刻光碟等，做好了就自己通过各种方式派发。虽然发的不多，也是“遍地开花”的资料点中的一朵小花。

在这过程也是心性提高过程。比如开始心性不高，电脑就容易出问题。记的起初给父母讲真相，我自己没注意做好，就被邪恶干扰，想打开电脑给他们看一些真相资料，可是怎么都打不开，直接就显示硬盘坏了。长时间发正念也不管用，也不懂向内找，就打电话给电脑公司咨询，对方也说是坏了，得送修才行。一跟父母道别，电脑就恢复正常。后来随着大量学法、心性不断提高，电脑就一直没坏过，用的非常顺畅。

后来在一件事情上我没过好关，心性掉下来了，结果电脑就显示中病毒了，系统也不顺畅了经常死机；再后来我提高了心性，师父就安排同修给我提供了更好的杀毒软件，系统也从新顺畅起来了。这让我更深刻体会到要做好三件事，学好法、提高心性首要的保证。

在明慧切磋文章的提醒下，发资料前我也对着资料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更多有缘人看到。开始发资料的时候心脏



们会不会也是有缘人，可语言不太顺畅，又有点顾虑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最后还是决定送给他们一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都很高兴的接受了。

还有一次坐火车，有人要我帮忙换一下座位，因为当时环境有点特殊，所以刚开始没意识到这是师父安排我坐到有缘人身边。快到站时突然火车受阻停下，我悟到是不是要对坐身旁的人讲真相，但他在打游戏，我心里就对他明白的一面说：“你要听真相就跟我说话吧。”他就突然收起了游戏机，主动问我火车停在哪里了。后来我们就聊起来，为他办了“三退”。

他说是从国外回来，但是受恶党毒害不赞同大法弟子在外国讲真相的活动。我就正念十足、轻声而平和的告诉他大法的美好与被迫害的情况、邪党的真相，并用从明慧网上学到的同修的说辞跟他打比方：“就象有人无端要打要杀自己家里的人，非但不听善意劝说，还要堵受害人的嘴。那么受害人就去跟邻居说，和平的讲真相，希望得到帮助，难道这也算搞政治吗？”那人一下子就明白了。说完了正好火车也到站了，临别前，他笑着对我说：“知道吗，我跟中央某某（邪恶）部门很熟，但是我觉的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对他笑笑没说话，但这时人心出来了有点忐忑，想他会不会向车站的人“出卖”我呀？后来转念一想，我是“神”我不是“人”啊，刚才这一念不是我的，否定旧势力安插的这一念，我只听师父的安排。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后来悟到是师父为鼓励我，才让他说那句话的。不管那人的世俗身份是什么，首先他是一个要被救度的生命，他明白的一面是渴望听到真相的，是师父加持了我的正念，并给我智慧去救他。

我体会到“人神一念”真的很重要。感谢明慧网上同修们关于“人神一念”的法理切磋，对我提供了很大帮助，使我打下了很好的信师信法的思想基础。一次我在车站坐车，突然被一个工作人员叫住，要我打开包检查。一下子我心里有一点不稳，因为包里有一些神韵光盘、九评光盘和真相小册子，但在师父加持下，转念间马上发出一个坚定的正念：“邪恶看不见！”结果那个工作人员翻遍我的包，对包里的真相资料没反应，也不知道她要查的是什麼，反正很快的她就说“好了”，让我走。当时没有怕心，可过后心里却“突突”跳的非常厉害。我悟到是在关键时刻我抓住了“神”的

## 建立家庭资料点

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就放松了修炼，混同于常人。直到二零零二年身体不适，才从新走上修炼的路。因那时当地的资料是由外地邮寄，各种真相资料就比较少。由于同修间安全意识不强，不注意修口，让邪恶钻了空子，资料传递处被破坏。许多同修遭到迫害，甚至牵扯到外地资料供应处，资料基本中断。

我是在机关上班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了动态网，看到了明慧网站，看到了《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等。当时心里那个激动，我终于能上明慧网了！那时我年龄比较大，面临退休离岗，只会简单的电脑操作，打印单页的还可以，《明慧周刊》怎么打印呢？又不会骑马订排版打印。因为以前从未接触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身边又没有有经验的同修。怎么办？

师尊在《洪吟二》〈无阻〉中写道：「修炼路不同 都在大法中 万事无执著 脚下路自通」。我想到：这可能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今后的修炼路。如果是这样，我不能光依赖有技术的同修，师父一定会赋予我智慧解决目前的困境。这时想到了最笨的办法，把A4纸对折，一面一面的打印，一页纸正反打四次，一本《明慧周刊》做好了。因大办公室办公，打印一本周刊要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为了打印，我就主动替别人值班等。

就这一份资料，大家只能互相传看。发的资料就更少。这时，有一个资金比较紧张的同修自己买了电脑和打印机，找到我教她打印技术，这事对我触动很大，自己虽有电脑，但从没想到要买打印机在家打印资料，于是，买了彩喷打印机，请了会技术同修，很快学会了骑马订排版及各种真相资料打印等技术，两个家庭资料点同时建立了，满足了很大一片同修资料的需求。

## 心性在制作资料中逐步提高

当我熟练的掌握了打印资料的技术后，同修所需要的资料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同修要什么就做什么，要多少就做什么。

开始由打印单张真相，小册子，随后增加了卡片，不干胶，护身符。资料越做越多，纸张及各种耗材开始由一包一包的买，到一箱一箱的买，到后来就一批一批的买。开始我

还比较谦虚，但渐渐的，随着承担的证实法项目越来越多，又略微作出点成绩，我逐渐产生了证实自己，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与我合作的甲同修在长时间合作之后，我俩逐渐产生了隔阂，我有点象常人中的领导，爱自己说了算。经常以命令似的口吻告诉同修这事应该这么办，那事应该那么办，完全没有善心，同修当然不照着办。这样一来，矛盾越来越大。那时我经常愤愤不平，怎么就不照我说的办，我的办法考虑的多全面。执着自我、只想改变别人的心越来越强烈，自己内心也很矛盾。

师尊讲：「我最近经常强调要互相协调好。不管你那些不好的心去掉没去掉，你都要跟大家协调好。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各个地区经常发生争论、有时争论不下呢？为什么在证实法中意见老是统一不起来呢？这在中国大陆最近一个时期就比较突出。其实是什么问题啊？很简单，就是你是在证实法还是你在证实自己。如果你在证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的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的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我这才意识到，执着自我的心太强了。尤其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对我的触动太大了，师父那不是对我说吗，是在严肃的批评我呀。爱坚持自己，有时高声的说别人的不足。自己争来是什么呢？都是常人的东西，都是应该放下的东西，放下常人的东西，放下人心才是神。从法中悟到这些后，内心变的平静了。

可是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学法时间越来越少，炼功也没跟上，发正念时都是资料的打印及各种事情安排等，一套干事心，整天大包小包的进出宿舍区，安全意识也淡薄了。就在这时，邪恶钻了空子，另一资料点同修遭绑架迫害。

当这一同修回家时间不长，第一道资料传递人又遭绑架迫害，由于家人急于通知第二道资料传递人，忽略了安全，让恶人跟踪，并对这些同修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监控。一时间整个资料传递处于瘫痪状态。

想营救同修揭露邪恶，但受迫害家人拒不配合，这样一

护身符。

当然，父母从最初拒绝到最后接受真相，这是个不短的过程。在这期间，我认真看一遍《我们告诉未来》，亲自“经历”一遍大法弟子们这么多年来证实法的历史，尽力从更高更广的面来体会师父的正法历程，大法的伟大神圣与美好；从明慧网上的切磋文章和法轮功真相问答汇编等，来借鉴大法弟子是如何慈悲而智慧救人的；又认真看了《九评》、《解体党文化》和《漫谈党文化》，把自己思想中的恶党邪灵毒素尽量清除干净；还参考了明慧网和明慧电台的神传文化系列等。在这不短的过程中，我慢慢体悟到了如何给人清醒、理智的讲真相。就这样陆续给亲人、给一些亲戚朋友和同事讲起来，并向有缘人洪法。讲真相的过程其实也是心性不断提高、不断升华的过程；也切身体会到，心性提高与讲真相的智慧以及效果是相辅相成的。

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很主动的跟我聊起来，我意识到不会是有缘人呢。那时我得法才几个月，也没跟陌生人讲过真相，心里有点顾虑。但司机似乎很配合我，自己谈到生意难做、社会不公，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讲真相、办三退。整个过程就象聊家常一样自然，谈完了正好目的地也到了。后来我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和加持我，给我信心和智慧。“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有了这个愿望，我在讲，是师父在做。

后来看到《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弟子：现在刚开始修炼的新弟子讲真相能有震慑邪恶作用吗？师：能，因为我在整体消除邪恶的因素的同时，人类与大穹所有空间、三界中所有的空间，也都充满了大法的因素，我还不是只说新的宇宙。一个生命只要起正的作用，大法的因素就会给予力量，这个生命从现在开始就会有福报了。我们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了吗？也就是说一个新学员在讲真相中，大法的因素、师父的法身，还有那些完全协同的正神，都会帮助，都会起正面作用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前提是新学员必须自己要做。”

这段讲法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从此，在不同场合我找到机会也跟陌生人讲真相了，但是还没能做到像老弟子那样走在路上随时随地讲。一次遇到几位土耳其人问路，我悟到他

性层次都不同，反而感激那些遇到很大魔难的大法弟子将他们的经历写出来，给了我非常好的借鉴参考，使我在过关时能够尽量少走弯路、知道怎样去处理问题。我也悟到，我之前的潜在认识不对，为什么修炼就得皱着眉头咬着牙修？为什么就不能乐呵呵的修呀？同化大法难道不是宇宙中最美好的事情吗？

#### 四、讲真相的过程是心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师父说：“作为学员来讲修炼没有捷径，新学员也是一样，就是踏踏实实的修，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看似平凡，一切威德、未来大法弟子圆满的一切，都从这其中来。不要着急，也不要做走极端的事，就是正常的、理智的做，你们的修炼形式就是这样的，有志者事竟成嘛。”

（《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我想，虽然我是新学员，也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于是在其他新学员同修的带动下，我也开始尝试去讲真相。起初不会讲，也没人可请教，就先从老家父母开始尝试。但那时学法不深，被邪恶干扰的也厉害，结果把他们吓住了，还在党文化的影响下激烈争辩、大家不欢而散。虽然后来给他们做了“三退”，但就象师父说的那是他们被“吓”退的，没有达到真正被救度的目地。后来痛定思痛，再一次把所有讲法按时间顺序仔细看一遍，终于清楚了。悟到师父所说的讲真相的真正目地是要“揭露邪恶、救度众生”，要弟子“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精進要旨二》〈理性〉）。

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自己之前哪里没做好。又一次给父母讲真相时，这次我事先发好正念，讲的时候没把他们当作家里人另眼看待，而是尽量顺着他们的常人执著，着重把大法的洪传与美好、身心获益、邪党迫害真相、善恶有报等告诉他们；同时注重自身的一言一行，心态理性平和，态度宽容亲切，不争辩，使他们直观的从我身上感受到我确实从大法修炼中获得身心的美好升华，并非象他们之前误认为“神神叨叨”那样子。再结合身边发生的神奇事例：有亲戚心脏手术后，接受我的护身符后，迅速痊愈，现在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七十多岁的公公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身体变的越来越硬朗；这是他们亲眼目睹的。最后我父母终于明白了真相，不再反对我炼功，并且也高兴的接受了真相

来，各种人心怕心等都往外翻，这时才发现，家庭资料点位置没错，但方向错了。师父告诫我们要遍地开花，而我们正相反，成了满树结果的家庭大资料点，当时连修带用的激光打印机二台，一体机一台，彩喷打印机五台，资金过万元，其它设备一应俱全。

看着静静呆在那的设备，各种怕心都来了，一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心都紧张，听到有敲门声大气都不敢出，电话也不敢接，在精神过度紧张的时候，为了安全把部份设备转移了。但刚刚与同修联系上后，又传来了被绑架的同修出卖了资料点的信息。是真是假不知道。我向内找为什么会在一次次关键时刻遭到邪恶干扰破坏，资料点经济损失不严重，但证实大法却遭到严重干扰破坏。

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你们看书时思想胡思乱想，那书中无数的佛、道、神在看着你可笑又可怜的思想，看着思想中的业力可恶的控制你，你还执迷不悟。还有的工作人员长时间不看书学法，这怎么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哪？无意中你们造成了许多很难挽回的损失。教训应该使你们更成熟。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

从师父这段法中我们悟到要静心学法。于是我们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和环境，成立了多个学法小组。用大法来归正我们的行为。师父又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得走出自己的路，修炼中的路大家互相都是不同的，就是说每个人修炼的路都不同。」（《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心中一震，我错了。我这才意识到，是师尊把自己的智慧打开了，才能高效率的掌握那么多东西。但我执著的显示自己的才能，而不是把自己会的东西教给其他同修，按师父的要求使资料点遍地开花。走大道无形的修炼道路。同修所要走的路怎能按我的想法走呢？这样做对的起大法吗？一个神他会这样吗？无论我们的资料点承担了多大的重任，做了多少真相资料，我们决不能有任何执著和维护自己的心，剥夺了师尊给同修们安排的走自己路的机会，否则，那是破坏师尊给同修安排的修炼环境。

悟到后，通过切磋认识到：首先让有电脑的同修自己上明慧网。想建资料点的，就根据家庭情况和需求进行扶持，将原来的设备合理搭配，但电脑一律自己解决，经过一年多的运转，现在已将原来集中的大资料点分散为各自的家庭小资料点。目前我们这里的家庭资料点已基本遍地开花，有条件的同修都想做大花园里的一朵小红花。

### 心性在编辑资料中升华

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方式方法也要跟上正法进程，对资料的需求也多种多样，对资料点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仅仅光会打印真相传单、小册子、护身符、不干胶等资料是不能满足需求的。不会其它技术怎么办？我在法中体悟到只要有心去做，大法就会给我们开启无量智慧。

师父评语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对我的触动很大。看到外地的揭露当地邪恶真相资料陆续刊登，不见当地揭露邪恶的真相资料，为什么？既然你会排版会打印你为什么不做，你等谁呢？于是就模仿网上刊登的真相资料模式编辑了一期本地真相资料，编辑真相资料可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由于当时只会在WORD页面上分栏，所编内容总不听摆弄，图片总是乱跑。有时费了半天工夫总算做好了，该松口气儿了，可是再打开文件，所有内容又乱套了。怎么办？

师父为增强弟子的信心，在讲法中已经多次强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你自己能做的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真的是我只要有想去做的心，师父就帮我。几天后，来一学员教会我文本框、页面设置、图片的应用等。这样第一期本地真相传单《真言》在期待中终于在明慧网上看到了。渐渐的我在编辑工作中越来越纯熟。后来觉的真相传单不能更全面详尽的揭露当地邪恶，为使当地民众更多的了解真相，我又编辑了当地真相小册子。重点突出的内容以特刊的形式编辑。就这样，我在真相资料编辑工作中逐渐走向成熟。心性也在此项工作中逐步提高、升华。

我们地区跨度大，我们同修整体之间的联结以明慧网为

一定不是偶然的。

### 三、分清自我 去人心

通过大量学法，使我看到师父在法中多次重锤警醒，并看了《修心断欲》小册子，我终于明白情欲是怎么回事；清醒后我立刻主动悬崖勒马，纠正之前犯的错误，当晚突觉小腹部位仿佛有一个东西被人连根挖走，好象缠绕我身体的根须都断裂了，人一下子轻松了很多。我悟到：这是我放下了执著，师父帮我去掉了那个不好的物质，破除了旧势力对我这方面的险恶安排。但还时不时冒出一种空虚伤感的情绪，象常人失去了所向往美好人生与爱情的那种感觉。后来学法看到：“我为什么叫你们返本归真呢？归真是什么目的地呢？就是归到你真正的你自己那儿去。人有许多执著心，各种观念，七情六欲，所有的思想都在你的脑子里，可是这都不是你。”（《瑞士法会讲法》）

我明白了，那种思想其实根本就不是我自己，我不能承认。后来再有这种情绪产生，我就马上提醒自己：“那个不是我！”心里常默背：“何为人 情欲满身 何为神 人心无存”（《洪吟》〈人觉之分〉）。我悟到：师父看到我能分清自我，很快就帮我拿掉了这个思想中不好的物质，从此我的心变的从来没有过的平静。情不重了，发现人心也开始少了，提高也更快了。自此我学会了，任何不在法上的、不好的思想言行，只要我能意识到就马上排斥，告诉自己“那个不是我”，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一思一念的安排。

后来还发现我在认识中有个很大误区，还不易察觉。起初觉的修炼真的很苦，因为看到许多明慧交流文章介绍的是同修在过病业关、色欲关、家庭关等各种难关时、或被邪恶残酷迫害时、被迫流离失所时，都要经历一番痛苦和波折；通过否定迫害、查找自身不足、提高心性后，最后过了关或制止了迫害。我潜意识中就感觉，好象过关多数都会有这样“剜心透骨”、“惊心动魄”的感受。可是在修炼一段时间后都没这种感觉，虽然也有不少关要过，最多有时觉的有些难受，当然这也许跟修炼阶段也有关系。渐渐的，我还看到也有很多同修在切磋文章中写到，他们都在稳稳当当的做好三件事，遇事就乐呵呵的向内找，也没遭受什么邪恶的迫害，文章中也体现出他们的人情、人心很少。

我悟到，因为每个人的修炼道路、当时的修炼状态、心

由于周围环境对我学法有障碍（对于当时心性而言），好长时间都不能认真学法。是师父看到我那想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的心，于是神奇的是，公司突然把我调动到一个工作轻松而工资待遇又不错的新岗位中（当然我没有执著这个），使我有宽松的时间、无后顾之忧的大量学法和炼功，又能通过环境修心性。我悟到这明显就是师父的安排，大量学法使我得到很快提高。

由于我身边几乎没什么同修可以切磋法理，师父就点悟我，明慧网就是一个最好的同修交流环境，我就尽量浏览明慧的每日文章，每周坚持看《明慧周刊》、参考明慧汇编的法理切磋小册子如《修心断欲》、《修掉妒嫉心》、《勇猛精進破“困”扰》、《正念正行除病魔》、《人神一念》、《向内找勇猛精進》等等。很多同修的文章法理清晰、理性、深刻，不带人心人情，对我用理性去理解法、更快提高上来的帮助非常大。我若遇到什么疑惑或问题，一翻书就能看到师父的相关讲法，或者一上明慧网就看到有关切磋文章。如果发现法中或切磋文章中哪个词语或句子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出现眼前、总是很显眼，向内一找，保证就是自己这方面的心性需要提高了。我还在师父点悟下，看到了明慧汇编的《忆师恩》，深刻体悟到当年师尊传功讲法时的言传身教，感受着师尊传法的不容易和洪大的慈悲，经常看的我泪流满面。

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DVD发行了，因我是新学员，不知从哪里可以请来，很着急。正好去了香港，本来我要在某地吃饭，却突然下意识改变主意，要坐地铁去另一地吃。坐地铁本来该这站下却下意识在另一站下了，结果出来碰到一位同修在发《大纪元》报纸，我就下意识的突然问她能不能帮我请到讲法光碟。那位同修一听我也是同修，说正好有一张，就顺利帮我请来了。回来后，我又及时转给了其他同修看。

后来我悟到：“偶然”是不存在的，这不正是师尊安排的吗。慈悲的师父为了学员学法得法真是操尽了心啊！一次学《美国东部法会讲法》，看到弟子说：“这天我突然明白‘师父’这两个字已被赋予全新的内涵，是最神圣的两个字。”一下子我也明白了，身心感到强烈震动！泪水瞬间涌出，激动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我知道这篇文章被我看到了

媒介。当地出现问题及时在明慧网综合栏中交流。为了编辑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小册子，在网上搜集了大量材料，将内容分类汇编。当看到自己编辑的真相资料陆续在明慧网发表后，心里那个高兴劲，真是沾沾自喜，这就是欢喜心的表现。后来在一次曝光邪恶的真相传单中，在排版时有一段内容重复，等发表后，看到版面改动很大，仔细一对照，脸当时就红了。明慧编辑部同修那种核查用心的成度使自己无地自容。原来是自己并没有把心思用在编辑资料的每一瞬间上，而是一味的图快，想证实自己做的又快又好，这不是显示心吗？再加上我这个人做什么都爱着急，一着急就会出错，平时同修提醒我，我还不当回事，这有什么，不就是性格急躁点吗？这有什么不好，总比慢腾腾的人好吧。做大法的事情多么神圣，不用心做能行吗？这次出错，不就是在去我的心吗？自己一点没意识到，还不断给自己找理由呢！

我们编排真相资料的目地就是为了救人，只有用心去做才能做好，尤其文字工作，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标点、一个日期都可能铸成大错，每本真相资料，都应做到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其中也蕴含着我们修炼与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啊！我越想越觉的这件事情严重，是该去此心的时候了。今后应踏踏实实的做好我所承担的证实法的每个项目，认真仔细的走过自己应该走过的每个瞬间。努力克服自己急躁的情绪，用心的把握好过程中的每一瞬间。

去年春天一接触资料点的同修遭绑架迫害，我们在外边的同修都在积极参与营救该同修，这时一学员告知于我：此人已被转到「六一零」邪悟，出卖七、八个学员，其中就有你。随后又有几位同修出于安全让我把设备转移，人出去躲一躲。我带着慌乱心态回到家，第一念是先把所有设备、大法书籍、做好的真相资料整理转移了再说。转念一想，越是这个时候大家越需要通过明慧网及真相传单及时了解近况，共同抵制邪恶。当我发正念时，师父的话清晰的显现在眼前，「如果把法摆在第一位，放下自己，都能用正念来解决问题，那很快就能做出决定，证实法中也会把事情做好。」（《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深知师父就在我身边，心瞬间平稳下来。我迅速将此消息发到明慧网，呼吁大家连续发正念解体邪恶「六一零」。营救同修。在我们强大的正念和师父的加持下，同修



很快就出来了，又回到证实法中。

每当听到当地同修遭受迫害的消息时，我都尽量及时、准确的将这一讯息收集整理出来，并以最快的方式将相关素材整理、制作成多种形式的真相资料，因为众多同修都在积极的参与、配合，对曝光邪恶，救度众生，营救同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风风雨雨十二年，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有过欢乐，有过痛苦，坎坎坷坷，摔摔打打，趟过来了。

我深知自己与其他同修还有很大的距离，离师父的要求还差的很远，但我有信心有决心做好师父交待的三件事，圆满随师还。前几次法会我都没有参加，总是觉的自己修的不好，写不好。这样的交流法会是十分珍贵的。正法到了最后，我要珍惜这次机会，写下自己的修炼体会，向师父交上自己的答卷。层次有限，不到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向伟大的师尊合十。

向可敬的同修们合十。

## 学员证实法的点滴体悟

文 / 广东新学员

我是得法近两年的新学员。起初觉的修炼真的很苦，可是在修炼一段时间后都没这种感觉。渐渐的，我还看到也有很多同修在切磋文章中写到，他们都在稳稳当当的做好三件事，遇事就乐呵呵的向内找，也没遭受什么邪恶的迫害，文章中也体现出他们的人情、人心很少。我悟到，我之前的认识不对，为什么修炼就得皱着眉头咬着牙修？为什么就不能乐呵呵的修呀？同化大法难道不是宇宙中最美好的事情吗？——本文作者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我是得法近两年的新学员。现把我修炼后的一些粗浅心得体会写下来，作为这个殊胜而伟大的正法历史时期中新学员证实法的一个微小见证。

### 一、一朝得法迷中醒，无限感恩言难尽

我是二零零六年年底有幸得遇大法的，是认识的一位新学员给我讲真相，帮我“三退”。开始时我被邪党毒害，听信它对大法诬蔑造谣的邪恶宣传，又相信无神论，坚决

不愿听。但他一直坚持不懈的找机会给我讲，最后一张VCD——《风雨天地行》，让我明白过来，大法的美好和遭受迫害的真相让我震撼了。看着片子里大法学员炼静功时打的优美曼妙的手印，我兴奋的想：“这是我要找的修炼啊，我也要学！”其实就是我明白的一面知道那是千万年等待的珍贵宇宙大法。这样同修为我请来了《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籍，一朝得法，从迷中醒来，终能有幸走上返本归真的回家之路！

佛恩浩荡，真是用尽天地间所有语言也无法表述对伟大而慈悲的师尊的感恩感激之情！是师尊以洪大慈悲之心，为众生操尽了心，为众生几乎耗尽了一切，还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不嫌弃、不放弃每一个还值得救度的生命，不令有缘人失去被救度的机会！

同时也感激自“七·二零”以来所有经历了风风雨雨、狂涛恶浪而始终坚忍不屈的大法弟子们，若不是你们坚定不移的助师正法，放下生死、历尽苦难、坚持不懈、慈悲的讲真相救度众生，也许就不会有世人不断的从迷中清醒过来，千万年的等待也许变成一场空，也许众多生命，包括我在内，早已随着旧宇宙、旧历史的解体而消逝湮灭了。

### 二、感受到师父把新学员当作弟子带

师父说：“我把所有的学员都当作弟子来带，包括自学能真正修炼的人。”（《转法轮》〈第三讲〉）

得法后我能感受我的人生道路改变了，感受到慈悲的师尊一步步非常系统的安排我修炼的道路并且一直保护我，让我有序的提高心性，其中神奇玄妙事情难以一一细述。

得法后，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给我消业，什么肩周炎、附件炎、乳腺增生、血糖异常、腰椎无力等病痛不翼而飞，自此没再吃一粒药。师父还打出法轮帮我调整身体；一次照像，我发现自己身体周围布满大小密密麻麻的法轮。师父也帮我清理了修炼的环境，这是我仅能在这个空间中看到的。大法还挽救了我将近破碎的婚姻和家庭。得法前我走了弯路，自私的性格令我死活要跟丈夫离婚，全然不顾他和孩子及双方家长的感受。是大法使我身心焕然一新，我开始一点一滴按照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努力做个好人，尽量主动去圆容好家庭，家人也慢慢开始从我这里感受到大法的美好。